麻辣百家

躺赢的老实人

大嫂家有三姐妹,她排行老三。市井之中爱互相攀比,关系越近,暗自攀比的热情越高。相当长的时期内,大哥在和两个连襟的“暗战”中处于绝对下风。

大嫂的大姐夫早年在单位跑业务,后来下海经商。哪怕他在所住小区算不上土豪,但关起门来,却是三个连襟中的“首富”,最早买了商品房,最先换成了复式楼……二姐夫在街道办工作,薪水并不高,但他善于经营人脉,可以办成一些有点难度的事。唯独我大哥在亏损企业上班,不仅钱少,对于别人还百无一用。

三个连襟之间走动还算频繁,聚在一起,大姐夫、二姐夫吞云吐雾,抽的都是好烟。大哥不抽烟,但喝点酒,三人常常喝得站不起身来。看到三个女婿瘫坐在沙发上,丈母娘倒是很高兴,觉得这是家庭和睦的象征,连襟之间跟亲兄弟似的。

后来我有了一定社会阅历,观察出大哥喝的是闷酒。他也知道喝闷酒最伤身体,渐渐就不喝了。大嫂的两位姐姐随着年纪渐长,开始关心起健康知识,常常劝各自老公戒烟戒酒。可是他们一个混生意场,一个混社会,烟酒哪里戒得了。

一晃将近四十年过去了,很长时间没遇见大哥这两个连襟。去年大哥孙女生日宴上,我终于见到了大嫂的大姐夫。他坐在轮椅上,虽然只有六十多岁,但看上去像七八十岁。近几年,他视网膜脱落,心脏做了搭桥手术,肝硬化严重,肺部也不太好……大嫂的二姐夫则肾衰、心衰,每星期要做三次透析,已经没法赴宴了。由于长期看病,两家家境也断崖式下滑。

相形之下,大哥看上去状态好得多。五千多元退休金虽不算高,但在我们这座城市也够用了,最重要的是身体大致健康。三个连襟竞争了这么多年,谁都没想到最终赢家是大哥这个没什么本事的老实人。他没有熬夜,没有参加各种各样的应酬,晚年最大程度保全了“革命的本钱”。

相声演员郭德纲曾经在一则相声里说过:“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,你把那三个熬死了,你就是艺术家……只要活到九十岁,你就是艺术家,你看,你有话语权啊。”

回顾大哥和连襟之间的这几十年,我觉得,人和国家、城市一样,都得有绿色发展理念。过度消耗身体去追求财富、权力,就相当于破坏环境、高能耗追求GDP,最终肯定得不偿失、自食恶果。

像大哥这样躺赢的老实人,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中并不少见。 (阿 紫)

·微 语 录·

不过不会说话

那天,我打电话给堂兄,接电话的却是堂嫂,她解释道:“芳芳,你阿哥已经不大说话了。”我大惊。

一次亲友聚会,我终于见到了那位堂兄,他确实失去了以往的精气神。我紧握着他的双手,大声呼喊:“阿哥,我是芳芳!”他呆滞的目光注视了我很久,嚅嗫着嘴唇,却始终挤不出一句话。

我后来得知,堂兄得了阿尔茨海默病,不大认人,不大说话,有时还不睡觉,堂嫂只能陪着他,直到堂兄终于睡了,她才能偷空出去买菜。

堂嫂清秀、聪慧、善解人意,她生了一双儿女,并且与堂兄一起把孩子培养得相当优秀,到了安享晚年之时,她还要无怨无悔地照顾堂兄的吃喝拉撒。

现在每每见到堂嫂,她总是笑嘻嘻地说:“芳芳,你别急,你哥只不过不会说话而已,其实他的心里什么都懂……”

——选自蒋宇芳的微信朋友圈

记录我们的多彩生活
记录城市的生动表情

市井人物

浪漫的邮差

有句话我不大喜欢:“一个人不读书,行万里路都只是个邮差。”这话流露出对邮差的鄙夷之情,仿佛这个职业天生刻板无趣。而我这几年接触到几位邮递员,完全不是这种印象,我觉得可以用浪漫来形容他们。

我要说的第一位邮递员是小刘。那时候邮递员的主要任务是送达信件、报刊、汇款单之类。她每天绕着小城跑两趟,上午一趟,下午一趟。这个职业很辛苦,他们最初是骑自行车,后来才改成电动车。我每次见到小刘,她都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不过她脸上的笑容总是很灿烂,大老远就会对我喊道:“姐,今天你的邮件又不少呢!”我们俩偶尔聊聊天,多年里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有一次我问她:“天天这么跑累不累?”她笑笑说:“习惯了!我觉得这个工作很好呢,你想啊,我的邮车上放着一份份希望。我把希望送达,带给人们的是幸福。姐,你们做教师的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我们邮递员是美好的信使!”我向她竖起大拇指,夸她是个有情怀的邮递员。

后来,华子接替了小刘的工作。这个刚成家的小伙子,总是风风火火的样子,好像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。那时,邮递员的工作任务更重了,除了送信件、报刊,还要送邮政快递。不过,华子有点得意地说:“我是邮局的正式职工,瞧我们这‘中国邮政’的标志,像不像绿色的翅膀?我们从鸿雁传书的信使,发展成传送快乐的飞鸟了。我每天飞呀飞,飞过千里万里路,去圆千万个梦!”我觉得华子说得特别诗意。后来,我在小城举办的合唱比赛中看到了华子。华子还是邮政系统的领唱呢,他在整齐的队伍里英姿勃发的样子,真的特别帅气。

再后来,我又遇到了邮递员大鹏。大鹏是个时尚的年轻人,他热爱工作也热爱生活,我很欣赏他。最近给我送邮件的是邮递员老张,他快退休了。老张说,干了一辈子邮政工作,走过了不知道几个万里路,想想都觉得这一生过得很豪迈呢。老张不懂舞文弄墨,但“豪迈”这个词他用得很有感觉。

我们身边的那些邮差,有脚踏实地的真诚,也有行者无疆的浪漫。他们一路行,一路歌,留下了最美的身影。 (马亚伟)

纷繁世相

无需张扬的努力

同事李姐今年四十多岁,身高不到一米六,偏瘦,育有一儿一女。丈夫长年在外地工作,一两个月才能回来一次。如此一来,除了工作,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,全压在了李姐一个人身上。

我们都感叹李姐生活得太过辛苦,没有一点空闲时间留给自己。照这样下去,还不得把自己给累出病来?李姐却满不在乎地说:“这点小事还能难倒我?没事,大家不用为我操心!”听了李姐的回答,我们都啧啧称奇,母爱的伟大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有一天,李姐收到一个快递,看起来像是一张证书的样子。李姐当着我们的面将快递打开,顿时引来大家的一阵惊呼:竟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注册会计师证书。我们在祝贺李姐的同时,脑子里也蹦出一个疑问:李姐平常看起来时间永远不够用,可她为什么能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,悄无声息地干成这样一件大事?

李姐看出了大家的疑惑,笑着说,其实她很早以前就打算考注册会计师证书,可时间太少了。而且,显而易见,这样的生活还将持续很久。但她不甘心就此放弃,所以决定利用每天晚上睡觉前的一段时间学习。之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,是因为她觉得,在没有做出成绩前,无需张扬到每个人都知道,应该先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,等做出一定成绩再说也不迟。退一步说,就算最后失败了,也对得起自己的努力。

李姐的一番话让大家深感赞同。确实,在一件事情没有真正做成功之前,无需告诉任何一个人。因为,当你宣布了自己要做的事情,会无形之中增加好多质疑和关注,也会让你的注意力有所分散。

有句老话说得好:“真正厉害的人,往往都懂得沉默。”做事给他人留三分,给自己留三分,剩下的尽力而为就可以了。

(姚秦川)

饮食人间

一声春雷地衣醒

前几天回老家,到屋已近黄昏时分。母亲正在自家水井边清洗地衣。看来,晚饭的餐桌上少不了剁辣椒炒地衣这道美味佳肴了。想着等会就要享受到的那种酸辣爽滑的味道,我的口水差点流了出来。

我连忙挽起袖子,帮母亲清洗地衣。满满一竹篮绿油油、水灵灵、亮汪汪的地衣,煞是可爱,看着就够养眼的。母亲说,这段日子接连下了几场大雷雨,又出了两天太阳,吹了一天南风,地衣就出来了。

我按捺不住,恨不得马上去捡地衣。母亲看出我的心思,笑道:“看你急的,要捡也要等到明早啊,屋后石山上多的是,十天半月都捡不完哩。”

是啊,母亲说得对。那漫山遍野的地衣,哪能捡得完呢?何况捡了一茬,一打雷下雨又会很快长出一茬。

地衣,这种样子像极了木耳的野菜,学名叫地耳菜,很多地方都有,只不过名称或叫法不太一样罢了,有的叫地衣,有的叫地木耳,有的叫地皮菜,有的叫雷公菌或者雷公屎……曾经听过一句俗语:“春雷响,万物长,打雷就长雷公屎。”

上学后,书读得多了,知道地衣在春天雷雨后萌发,生长极快,几乎一夜之间就满地都是;还知道地衣不仅营养丰富,而且能解热清火、明目益气、滋肝养肾,说它是山珍也不为过吧。

那时候,家家户户都缺吃少喝。春天里捞鱼摸虾、捡地衣、挖野葱、挖笋子等活计,是我们这些读书娃最乐意做的事情,而捡地衣,可以说是其中最轻松、最不需要技巧的活。

惊蛰之后,雷雨天特多,草坡、石山都是地衣最爱落脚的地方。雨后的山野,空气清新,山色空蒙,阵阵山风吹送着缕缕花香、草香以及泥巴香……令人陶醉,让人流连。而那些地衣呢,一窝窝,一簇簇,挤在草丛里,躺在岩石上,湿漉漉的,肥嘟嘟的,饱含着雨水的色泽,散发着大地的气息……我们手挎竹篮,三步一站,五步一蹲,随时随处都可以发现奇迹,让人眼睛一亮,惊喜连连。

洗净后的地衣,或炒,或煮,或烧汤,都是上得了台面的一道菜。老家人喜欢伴以剁辣椒、大蒜、生姜素炒,暗绿的地衣,加上红红的辣椒、白白的蒜瓣、黄黄的姜丝,炒好后盛在一个素净的瓷盘里,可以说是色香味的绝配,令人食欲大开,味蕾狂欢……

夹一筷地衣,也同时夹起了一山春色、一片春光,怎不令人神清气爽、口舌生香? (卢兆盛)

往事随风

相册里的美好回忆

在照相机和手机没有普及的那些年,平民百姓极少照相。若是逢年过节家庭团聚或婚嫁喜事需要拍照,那肯定是一件隆重的事。人们会把这些照片放到相册里,想念亲人时,翻开相册看看,那都是满满的美好回忆。

我的第一张照片是初中毕业时拍的证件照,用在了毕业证书上。后来,我去农技校念书,有个同学把照相机带去了学校,大家争相请他帮忙拍照。我和吴同学站在河边的一棵柳树下,拍了一张黑白照片,至今仍珍藏在我的相册里。

1968年春,我的人生迎来转折——应征入伍。到了部队,作为一名新兵,我迫不及待地想拍张照片寄给家乡的亲人。到了星期天,我和战友们三五成群赶去城里的照相馆。我们穿上崭新笔挺的军装、戴上军帽,在红五星与红领章的映衬下,那个气派没得说!到了每年年底,老兵要退伍,他同班或同排的战友必定要拍一张合影作为留念。我的相册里,这样的照片足足有六张。这几年,我们原连队的战友连着举行了三次聚会,并再次留下了珍贵的合影。

转业回到地方后,我就很少拍单人照了,更多的是工作照、会议照。在我的相册里,有一张与时任司法部部长蔡诚在无锡梁溪饭店里的合影。上世纪90年代是我工作的高光时刻,1992年我所在的和桥法律服务所被评为“全国优秀法律服务所”,被无锡市司法局荣记“集体三等功”,我被荣记“个人三等功”。蔡部长到无锡视察工作时,通知宜兴市司法局领导和我一道去参加座谈会,听取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意见。会后,几个人在一起拍了照。

我的相册里还有一张与主持人鞠萍的合影,那是1997年4月14日,鞠萍一行来到和桥镇中心幼儿园拍摄《大风车》节目时留下的。幼儿园在欢迎横幅上将其称呼为“鞠萍阿姨”,鞠萍发现后笑着说:“我永远是鞠萍姐姐。”幼儿园的曹园长马上把横幅上的“阿姨”改成了“姐姐”。

退休后,我加入了和桥镇“金太阳”旅游团队,每年都出去游山玩水。自从有了手机,我随时随地可以照相,在外出旅游观光、身临美景的时候,总喜欢把美景拍下来带回家慢慢品味。

时间把过去冲刷得了无痕迹,好在照片有重现时光的作用,让瞬间成为永久。 (蒋培新)

金色夕阳

白发读书不为迟

窗外的白杨树又泛出了绿意,绽出新的生机。四季流转间,我已到了知命之年。作为一名业余写作者,最令我欣喜的莫过于收到各地报社寄来的样刊。这些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刊物,不仅承载着我的文字,更承载着一位古稀老人——我的母亲对知识、对文化的渴望。

母亲今年76岁了,每次我收到样刊,她总是迫不及待地让我拿给她看。起初,我以为这只是老人家用来打发时间而已,直到有一天,我无意间发现她戴着老花镜,认真地在一本笔记本上抄写着什么。走近一看,竟是我发表的文章,字迹规整,一撇一捺都透着虔诚。

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时光的另一端。母亲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,家境贫寒,身为长女的她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割草、喂猪、种地、带弟妹……繁重的农活压弯了她的脊背,却没压垮她对知识的向往。她告诉我,很小的时候村里有个老私塾先生,先生教书的时候,她常躲在窗外偷听,用树枝在地上比画着写字。后来村里有了小学,七八岁的时候,她偷偷跑去听课,被姥爷发现后打了一顿,说女孩子读书没用。最后,在姥姥的帮助和自己的软磨硬泡下,姥爷才勉强同意她读完了小学。

“那时候啊,我就时常想,要是能继续上中学该多好!”母亲摩挲着手中的样刊,双眼闪烁着光芒,“现在好了,有了这么多报刊,我天天都能看看,还能学着写写”。

母亲的话让我心头一颤,我决定帮她圆这个读书梦。除了给她订阅了一些老年报刊,我还教她用智能手机,关注了相关报刊的公众号,下载了电子书,加入了老年读书分享群。

渐渐地,母亲的变化让我惊喜。她不再只是被动地阅读,竟开始尝试写一些短文。起初是写简单的生活日记,后来是写她孩提时代乡村生活的回忆片段,再后来竟能写出很有可读性的散文。她的文字朴实无华,情真意切,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的热爱,充满着鲜活的生命气息。

去年冬天,母亲因膝关节严重病变疼痛剧烈而住院。在病床上,她依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报。她说:“看书让我感觉膝盖不那么疼了。”那一刻,我知道了:七十多岁的母亲通过阅读,不仅获取了知识、充实了平淡的生活,更获得了身心的滋养、对抗生命衰老的智慧。

如今,母亲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报刊,她的手稿纸也堆起了厚厚一摞。她还将自己写的一首打油诗贴在了书架上:“白发读书不为迟,老眼昏花字更痴。年轻时来忙种地,老来字里寻乐趣。”每当夕阳西下,她总喜欢坐在阳台里老旧的木摇椅上,捧着一本书或一张报纸,任晚风轻拂白发。那画面,像一株老树又生发出嫩芽,美得让人心醉。 (程 旭)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